

本位維持國，尤其法國，急於英美匯價比率協定之實現也。然在美國拒絕協定，亦有相當之理由。美國主張幣價穩定自須籌議根本辦法，匯價比率之協定，不過為不自然的臨時辦法，究無裨於實際。在幣價穩定問題有根本辦法以前，不願固定金元價格，致妨其通貨膨脹政策。蓋美國方致力於國內經濟之復興，提高物價以促進生產與消費，而提高物價又有賴夫通貨膨脹也。

歐洲諸國急於幣價穩定，而美國拒絕協定。說者謂為美國從國際合作主義退到國家主義。此說然否，姑不置論。惟風聞經濟會議幹部之意，各委員會之進行議事及作成協定案，係假定美國亦穩定幣價也。如美國不設法穩定幣價，各項協定，歸於泡影，責在美國。此與去歲洛桑會議中英法對美之戰略相似。換言之，前以戰債問題而歐美對立，今以幣價問題而歐美對立益激烈也。（允恭）

倫敦會議外的政治談判

世界經濟會議自從六月十二日開幕以來，至記者囑筆為文時已達三星期之久。在這短時期內，帝國主義者的利益衝突已很顯明的暴露出來，其中尤以美法關於穩定通貨問題的衝突為最嚴重，這在上面倫敦會議中的歐美對立短文中已詳為論評，此處所要論述的，則為經濟會議外之政治的談判。

記者前曾謂欲謀經濟會議的成功，必須先解決二個先決條件，即

戰債問題之最後解決與國際緊張政治局面的寬弛是。所以在這次經濟會議中，各國代表雖忙於經濟問題的解決，而對於政治問題則仍進行談判。

這政治談判之最要者，第一為日美的締訂仲裁公約問題，第二為美俄復交問題，第三為英俄的恢復友好關係問題。日美關係自從一九一八事變以後，即日趨緊張，形成太平洋上的嚴重對立。但到了華府日美會談開始後，石井即騰親美反英之命而與羅斯福談判，結果日美間似有若干諒解成立了，以後在華盛頓與倫敦，日本代表即積極活動，以謀締訂日美仲裁公斷條約，其內容以一九一三年之布里安案與一九二八年以前日美仲裁公約為基礎。但美國的態度似不甚熱心。日本之所以急於進行親美政策者，因為她自退出國聯後，外交地位已很孤立，而英國則又廢除印日商約，對日本採取經濟的抵制政策，更使日本外交地位困難，於是不得不向美國獻媚。而美國之所以有諒解日本之意者，則因為他們間對遠東殖民地勢力的分配似已有相當同意，大借款之成立即其一例。日美親善雖可謀一時和平，而使世界經濟情形緩和，但帝國主義間的主要衝突則反有更加緊張的趨勢。

其次，美俄復交問題也在經濟會議外開始談判。自從羅斯福上臺後，美俄復交的聲浪即傳佈於華盛頓與莫斯科間，但初因美國國內金融恐慌之急須救濟，後因英俄關係之險惡，這聲浪就漸漸微弱下去。到倫敦會議開幕後，美俄復交談判又在會外開始了。假如這談判能夠成

91554 功，則以蘇聯消費量的強大，當能吸收美國大宗的過剩生產，於世界經濟是有極大影響的。

再次的一個政治談判，為英俄因維克公司案而起之禁貨問題。二國自互禁貨物輸入後，所受損失頗大，在經濟會議進行期中，此種禁止輸入的方法，尤不至任其存在，所以麥唐納在款待李維諾夫等代表的宴會中，曾交換關於廢除禁貨的意見，以後仍由二方代表進見外交的談判，如禁貨辦法能夠廢除，則於經濟會議的進行是有很大關係的。

經濟會議的代表雖在會外作政治的談判，以冀會議能順利進行，但帝國主義國家的利益衝突太甚，一面雖在進行緩和國際政局的談判，一面卻仍有使政局緊張的新因素發生，德國代表之要求修約及恢復已失殖民地就是個顯例。故經濟會議的前途是很難樂觀的。(良輔)

日本之預算

據報紙所載，日本明年度之預算，約共三十萬萬日金，超過今年度已決定之預算七萬萬。其中最堪注目者，乃陸軍省之六萬萬，海軍省之八萬萬，約共十四萬萬，幾及全數之半。其用心之所在，可見一斑矣。

日本欲雄據東亞，增加關於軍備方面之費用，乃意中事。倫敦海軍軍縮條約，三年後即將滿期。美國現正建造軍艦，增加實力，日本安肯落後。況日本對於倫敦條約，諸多不滿，已屢次倡議修改比例率。如有事實上之準備，必易於成功。而國內之黷武主義者，更高唱太平洋大戰之不可免，故不得不增加實力，以防萬一。但其本意，則在侵略或維持侵略已

得之地盤；必須有雄厚之軍備，以與世界之公理相抗爭。此至明顯者也。

按日本今年度之預算，總數約二十三萬萬，但收入祇有十四萬萬，藉發行公債金九萬萬以彌補之。現不景氣滿佈於國內，而市場日縮。恢復之期，一時恐難實現。則明年年度之歲入，勢必有減無增。如此巨額之預算，使之平衡，不亦難乎？日本之公債額，較他國為少，故預算有不足時，尚可舉債，暫時不至發生金融恐慌。但依現世界經濟情況言之，如日本欲發行公債，必在國內。如是人民果能負此重擔乎？日本之大難，恐不遠矣。

此非過甚之言。蓋日本內部之不安，即在明年年度之預算案中，已甚明顯。除海陸軍費外，為安定國內及救濟農村起見，將「時局匡救費」增至三萬萬；至於「思想取締費」，增加一百四十萬；並新訂「補充警察費」三百萬，專為準備加緊偵察其國內之革命運動。如國民對於政府，十分信任；其所抱之主義，均極贊同。則以上各項費用，均可免除。又何必以人民之金錢，壓制人民之思想及行動哉。國內之不安，顯而易見。其能保持暫時之安全者，均賴其所施之高壓政策。但壓力愈大，反抗力愈增；苟無根本上之改良，必有爆發之一日。

總之，閱日本明年度之預算以後，知日本已至日暮路窮之時。當開始討論預算時，已有以下之原則：(一)因新財源尚無把握，除目前不可停止之新事業以外，一概不承認；(二)各省如欲新創事業，則當節省其既定經費。藉此在企業上所節省之經費，可補充不生產之軍費。財富之來，全賴疏源。現源塞而費用日增，能持久難矣。(國綱)